

生活形态座谈会笔录

项目编号：I061040419

项目名称：生活形态座谈会

日期：2004年10月26日

时间：16:00--18:00

地区：北京城市

座谈会场次：第二组

受访者特性：

笔录员姓名：陈微

录制磁带数：2

录制录像带数：1

翻译员姓名：

受访者代号：

1:王 琰

2:田杨阳

3:刘 静

4:任 征

5:周文胜

6:许 骏

7:朱 岩

8:刘 淼

9: 杨晴

10: 郝雪梅

11: 刘艺梅

12: 张健民

13: 周建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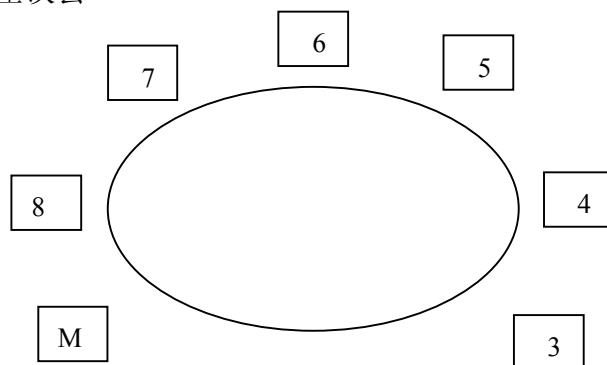
14: 单长锐

受访者人数：14

主持人 (M)：李素萍

研究方法：标准组座谈会

座位图例：



正文

主持人：我们今天其实开这个座谈会呢是跟那个加拿大叫皇后大学合作的，主要是研究大家怎么看的一个数据的话题，那这是一个全球的项目，可能在很多国家都全做的，这次是中国的会场，开这个会，谈中国人对这个话题的一些看法，你们是挑选出来的消费者的代表，那么就是，你们每个人的意见对我都很重要，我不希望大家说我们统一一下思想不是这样的，你只要有你的思想都可以说，跟你自己很不一样的想法都可以说，这是我鼓励大家去做的，要是我请一个人回答的话，我请一个人来就可以了，不需要请这么多人，我请14个人在这里呢，就是想听听你们每个人的意见，你不要想了，他们说过了，我就不说了，那这个座谈会呢会帮助我们对一些问题呢，有一些更深的了解，以后也会运用到其它的调研项目里面去，刚才我们同事也说了，我自己做主持，也来不及记录谈的东西，所以我们这边都有录音、录像，但我们不会用于研究之外的其它场合，然后大家的姓名呢，也不会跟这个内容挂上钩，只是说我们最后做的报告也只是对大家这个讨论意见本身的总结，不会谁说了什么话，我们不会这样子，只是说这些人，我们谈的意见是怎么看的，所以这些结论都是保密的，大家这点是比较放心的，所以这个座谈会也是自愿的，如果中间我们在开会中间呢，有谁有任何原因不能参加的话，那麻烦你告诉我，如果遇到一些问题，你很反感或者是你不愿意回答，或者是回答很不舒服的话，我们也不会强迫你去回答，所以这个都是基于自愿的基础上，为什么呢，开会就有开会的原则，我虽然是主持人，但我的作用就是提出一些话题来，我今天准备了一些话题，我控制一下座谈会的时间，保证每个人都会表达你的意思，表达你的想法，真正的主角还是你们，我刚才也说了，大家是没有对错之分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对这个问题了解不了解，是不是对呀，我说出来是不是对呀，真的就是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还有有一些可能你亲身经历过，你可能会说很多，还有你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你就不想说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听说过或者你有什么认识都可以说，我就希望大家畅所欲言的，说了这么多的话，大家在开会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一些还不太了解的地方，没有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素萍，我就在这家市场研究公司工作，我平常经常这样跟大家开会的，只是谈的话题不一样，有时候会谈一些手机呀，谈一些牛奶呀，或者谈一些广告片呀，今天我谈的就是一些大家对社会上的一些看法，我们每个人也简单介绍一下，特别简单呀，就说一下你的姓名和职业就可以了，简单知道一下我们大家来的是什么样的人，从这边开始吧。

王琰：我叫王琰，现在目前没有工作。

田杨阳：我叫田杨阳，在投资公司工作。

刘静：我叫刘静，我在房地产公司工作。

任征：我叫任征，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工作。

周文胜：周文胜，做工程的。

许骏：我叫许骏，是人大的教师。

朱岩：我叫朱岩，做会计工作。

刘淼：我叫刘淼，是装饰公司的。

杨晴：杨晴，在酒店销售部。

郝雪梅：我叫郝雪梅，我在赛维网络。

刘艺梅：大家好，我叫刘艺梅，暂时也没工作。

张健民：我叫张健民，在一家通信公司工作。

周建军：我叫周建军，无业。

单长锐：我单长锐，在一个国企管理。

主持人：好的，其实大家都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行业，这个不影响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今天就是想不同的人群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麻烦大家说话声音大一点，就像我这样，现在大家每个人手头都有一支笔，这个纸再拿一张，简单地写一些东西，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看隐私这个词的时候，你脑海里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听到隐私这个词的时候，你的脑海里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先不讨论啊，写好就把笔放下来，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如果看到安全这个词的话，你的脑海里会想到什么，大家能告诉我，你们刚刚对于隐私这个词写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什么？

王琰：信件。

张健民：个人情感的事。

刘艺梅：私人空间。

杨晴：性。

许骏：个人。

任征：个人。

周文胜：我写的是不希望被公众知道的个人事物。

主持人：朱女士呢？

朱岩：我写的就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事。

主持人：什么答案我都希望知道，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都希望知道，你们呢？

刘静：我写的是尊严，我觉得要是触犯了一个人隐私的话，首先就像触犯尊严一样。

田杨阳：我写的是个人资料，家庭、身体、收入、还有社交方面的。

主持人：你想的比较多呀？

周建军：我写的是从自己出发来理想这两个，不要去打听，保密。

主持人：好的，您说呢？

单长锐：不愿意让人知道保密的事情。

主持人：都说了吗？

刘淼：就是不愿意告诉别人。

主持人：大家理解不太一样啊，各个方面的，那你们对安全这个词写的是什么呢？

许骏：我写的是生命。

杨晴：我写的是健康。

刘艺梅：我写的是家庭、健康。

刘淼：踏实。

任征：生命财产。

主持人：对安全你们还有什么，或者是想到了什么？

周文胜：放心开车。

主持人：还有补充吗，有不一样吗？

周建军：我写的是小心。

主持人：小心啊，好的，其实有人会把隐私看作是一种价值，我不知道价值是什么东西，什么是价值？

许骏：价值有两种，价值一种是精神价值，一种是物质价值。

主持人：精神和物质，你们认为价值是什么呢？有的人说自由平等啊也称为是一种价值，自由平等，价值是什么？

刘艺梅：我觉得价值这个东西是无形的，只是你对这个东西是什么看法，概念不一样，有人的就觉得我干这件事挺有价值的，有的人就认为我干这件事就没有价值，就对你自己而言，我觉得是，干这件事情，我今天搞卫生，我今天活的挺有价值的，可能人家觉得做一个特别大的项目，还没达到我的人生的价值，我觉得跟个人是有关系的。

主持人：跟个人是有关的？

许骏：我同意这位小姐的解释，就是跟个人有关系，无论做的大做的小，跟个人的理想和个人的价值有关系。

主持人：那什么是价值呢？比如说这个人有价值是什么意思呢？

许骏：为了价值吧，就是能够创造物质，能够给人提供一些个，不管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

主持人：啊，能创造物质或者精神的？

许骏：财富也好，这也能体现出价值。

主持人：你们几个的理解呢，价值？

周文胜：价值是相对的东西，就说在一个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人对同一种东西的价值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药是最有价值的，缺钱的时候，或许钱才是最有价值的，并不是肯定的，不同的东西根据环境也不一样。

主持人：那隐私作为一种价值应该是什么呢？

田杨阳：无价的，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

主持人：为什么这么说？

田杨阳：我觉得可能没有几个人愿意，真的是愿意通过金钱把自己的隐私透露给大家，我觉得肯定有，但是很少数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你把隐私透露给大家，他有没有兴趣知道这个隐私，看看这个隐私有没有价值。

许骏：对，像平民老百姓的隐私就没有什么价值，名人的隐私可能就很有价值，可以炒作一下。

主持人：自己的隐私是比较有价值的，你们呢，隐私是一种价值，你们觉得是什么呢？

王琰：根据我自己来说吧，就说价值是相对于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损失来衡量的，这个价值是根据自己来衡量的，对别人来说可能不是什么损失，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伤害的话，那就损失很大了。

主持人：这样，还有别的不同的理解和补充吗？我们刚才好几个人说不同的看法啊，没有啊，其实在我们的调查经常会提这样的话题，比如说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现在日常生活中，隐私跟五年前相比是更少了呢，还是更多了呢，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

许骏：少了。

主持人：许先生觉得是更少了，其他人觉得呢？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刘淼：没什么变化。

主持人：其他人呢？

张健民：差不多，没什么变化。

刘静：我觉得少了一些。

许骏：以前可能多点，现在可能少点。

主持人：要不刘静先说，为什么少一些？

刘静：就是因为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都变得活跃，就是照以前来说，比较隐私的问题现在都比较开放。

主持人：别的人呢，除了许先生，别的人还觉得隐私少了吗？还有谁赞同这个观点，许先生为什么也觉得隐私少了呢？

许骏：我在学校里，接触的学生也很多，接触非常多的学生，以前对咱们比较隐私的一些东西嘛，就说性这东西吧，可能咱们大家都不爱谈，可能我觉得，可能在我上学的时候吧，在学校搞对象也是非常非常隐私的一件事情，但现在中学生都手拉手，一方面就是说作为上网来说吧，不愿意公开的事情在网上就可以公开，因为你不知道我是谁，自己内心的一些隐私一些想法，它就可以公开一些。

主持人：一方面隐私公开的途径也多了，上网，一方面观念也变了，跟刘小姐的观点有点像啊，人对一些隐私的看法比较开放一点了，为什么这边的人都觉得跟五年前相比，隐私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

刘艺梅：因为生活变化不大，所以相对的隐私就少。

主持人：是外界的还是我自己的，还是？

刘艺梅：内在和外界的都一样，有的人在这五年中可能从一个很小的职位，做的特别高，可能经历了很多事，有些东西，隐私没准或多或少的，说不好，根据他经历的过程有关系，我觉得，有的人这几年的生活可能没怎么变，还是一成不变，所以我觉得他的隐私就，还是跟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主持人：大家更多想到的是自己的隐私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啊，更广泛的角度来想的话，跟五年前相比我们现在拥有的隐私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能够拥有的？

王琰：变多了。

田杨阳：我也是这么想的。

王琰：因为现在有电子邮件，还有各种网上那些安全那些，个人隐私保护的都挺好的。

主持人：电子邮件和网上的个人隐私也保护得挺好的，每个人拥有的隐私是更多一些，其他人是怎么看的，同意吗？

张健民：同意。

主持人：那目前你们担心你们的隐私问题吗，有没有人担心？

单长锐：不说就得了呗。

张健民：谁的隐私也是有所担心的，怕别人知道哇，能不担心吗。

主持人：反正就是担心自己的隐私怕别人知道啊？

田杨阳：如果不担心的话就不叫隐私了，跟你最亲密的人，一般每个人都会有隐私，就是愿意不愿意说的事。

主持人：或者这么说吧，你担心不担心你的隐私会得不到保护啊，或容易受到侵犯呀，这些担心不担心，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也吃饭，我也会饿，但是现在我可能不会饿，我能够买得起饭，就是这种状态，目前这种状态的情况下，你平常会不会有什么意识，我很担心我的隐私，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许骏：人本身都会有的，一个没有隐私的人吧，这么说吧，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讲，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隐私，就是你内心的东西，为什么经常要做心理测试呢，其实这也是在做一种心理测试。

主持人：我想这个问题我问的有点不太清楚，如果真的说隐私被泄露了，每个人都会担心是吧，就是说我们上街走路一样，你担不担心那个，这个话题不太好，你担不担心吃饭被噎着呀，出门被自行车给碰着呀，那你说你不担心，虽然有这种事情发生，这种机遇很小，我就说正常状态下，你有没有担心自己的隐私问题。

田杨阳：有时候会想，偶尔会想想。

张健民：偶尔会想想，但不会天天想。

主持人：那做什么去保护你的隐私呢？你们做什么保护你们的隐私？

许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谎话。

主持人：许先生有这样的观点，其他人我不知道你们做什么去保护自己的隐私？

单长锐：保持沉默。

王琰：像电子邮件的话，我可以更改密码，随时更改密码，如果要是我跟别人亲密关系的话，我可以闭口不谈。

主持人：或者说谎，或者是更改密码，你们还做哪些保护自己的隐私，因为隐私各方面的？

单长锐：沉默。

周建军：撒谎。

许骏：撒谎有时候还撒不圆呢。

主持人：因为隐私可能涉及的面很广啦，刚才谈的有的是自己身边的事呀，王先生讲的是电子邮件，那隐私有各个方面的，那你们做了什么保护自己的隐私？保护隐私？

田杨阳：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告诉的人越少越好。

周文胜：记在脑子里，如果写在纸上，存在电脑里都有可能威胁别人。

主持人：您有什么补充吗？

朱岩：我觉得跟他们几位说的应该是一样的，包括这先生说的说谎，我觉包括一般人来讲，就是说人跟人的想法也不一样，再就说为什么要说谎，就是牵扯到聊天的时候，或者是隐私问题的时候，肯定会编一些谎话之类的，骗过去就完了。

许骏：从心理的角度说，人的头一反应。

主持人：平常啊，要不这样啊，许先生呆会儿再说，先给其他人一点机会，每次都是许先生先说话了，平常你们在什么场合，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会想到自己的隐私问题，就是跟隐私有关的问题，什么情况下？

刘艺梅：触景生情，比如去一个什么地方，或者怎么样。

周建军：尤其是在交往之中，谈话之中，或者是聊天之中的，聊着聊着有可能触及到你的隐私了，应该就警觉了。

主持人：聊天的时候，还有什么时候你有时候会想到跟自己隐私有关的一些问题呢？

刘淼：在一个陌生人多的一个场合里，就不熟悉的人比较多的场合。

主持人：你觉得什么隐私怕陌生人知道呢？

刘淼：就是这样说话就会小心翼翼。

主持人：你怕泄露什么隐私呢？

刘淼：不见得怎么说，就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吧。

主持人：就他说了一些什么信息，他知道了，这样的，你平常跟家里人谈这些隐私问题吗？

周建军：不谈。

主持人：别人呢，你们跟家里人谈不谈这些隐私问题吗？

单长锐：隐私就是不希望别人知道的。

主持人：女孩子是怎么看的，男同志都说了。

刘艺梅：隐私可以跟自己特别好的知心朋友，知心朋友有一个或者两个的话，可以说，我觉得，这样说出来会感觉轻松一些。

周建军：接触时间长了，无意之中可能谈到了某个人的隐私，你烦不烦呀。

主持人：不小心的这些东西，女孩子这边，刘小姐刚才也说，会谈谈什么这些话题，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的？

朱岩：我不会说，我要是有隐私我不会说。

田杨阳：我无所谓，因为大家都是陌生人，又不是明星，我觉得无所谓，跟大家说无所谓，跟我很熟的，我的亲戚、我的朋友肯定不说这些事，因为说了就不安全。

张健民：对对对，我有同感。

主持人：能跟陌生人说啊，我们一个一个地说，刚才田小姐说为什么喜欢在网上聊天，跟陌生人，我们就说什么也没有关系。

田杨阳：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特别棘手的一些问题呀，个人的一种问题，你可以在网上广征意见都无所谓。

主持人：这样，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如果谈到隐私你们觉得是哪方面的，其实大家那么多的想到的是自己的一些事情，还有发电子邮件，但是觉得能够称之为隐私的信息呢？

刘艺梅：个人情感，财产，我觉得挺多的。

主持人：个人情感，财产，电子邮件，还有哪方面称得上是隐私范畴的，哪些信息你觉得是隐私的？

张健民：帐号，密码。

主持人：帐号密码，或电子邮件的密码。

周建军：包括有些说的话，有些事不想让人知道的，说不想让人知道的话，做不想让人知道的事，估计这样的。

主持人：我不知道大家在过去五年中，每个人对隐私有自己的观点啊，在过去五年中，你们关于隐私的观点有没有任何的变化？你以前是怎么看的隐私，现在是怎么看的隐私？跟隐私有关的观点，有没有变化？

周文胜：可能有变化，比如说五年前。

主持人：别人有变化吗？

周建军：情感方面的变化很大。

主持人：说话别只对张先生说，对我们这屋人说，因为是跟我们开会的。

周建军：说情感方面的隐私变化比较大，就像他说的。

主持人：我就说对于隐私这个观点？不是隐私本身的变化啊，刚才我们问了，大家有的人说有变化，有的说没有，你对隐私的观点是怎么看的。

周建军：比如说原来对情感，如果分级别的话，肯定就是A级的，如果现在，过了几年，到现在就属于B级的了。

主持人：是更机密了还是。

周建军：就是没以前那么机密了。

主持人：还有什么变化？

周文胜：我刚才讲的是关键的变更，比如说几年前，把腿摔瘸了，为了怕人知道，走路不小心摔一个跟着的话，硬咬着牙装着没事，其实也可以叫隐私的，现在可能观念改了，就把这个事当成笑话说了，你戴着眼镜撞到电线竿子上，把腿摔坏了，这是随着观念的变更，可能把有一些以前认为隐私的东西都拿出来说了。

主持人：啊，这样子，别人在过去五年中对隐私的观点有没有任何变化呢？有没有都可以告诉我，现在只有两个人说。

单长锐：变化不大。

主持人：你呢？

刘静：我觉得隐私有变化，我觉得好像是越来越少吧，你接触的人和事物都在不停变化，你以前接触的人现在淡淡地不再接触了，或者是你现在又新接触了人，以前的通信地点会换呀，都在变化，所以你以前的隐私也许到现在都涉及不上了，现在说出来或者不说出来，对你来讲都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了，以前的隐私对现在来讲无所谓了，对现在来讲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会有变化。

主持人：你觉得会有变化，以前是隐私的，现在可能不是隐私了，杨先生呢？杨先生没睡着吧，你的观点有变化吗？

杨晴：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别问我，我退了。

主持人：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不强迫每个人啊，你要是觉得不舒服的话，这些话题，刚才举的是除了刚刚说我见到的事情也多了，以前的事情现在也不算是很隐私的了，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导致这样的变化呢？

张健民：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开放。

周建军：人的观点也在进步，观念也在变。

主持人：这是受什么影响的呢？

郝雪梅：社会发展的影响。

许骏：还是个人的观念在变。

王琰：人的思想，社会都在变。

主持人：觉得那个是通过，你觉得媒体上，比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呀，这些东西看到的的东西，跟你的这些变化有帮助吗，或者是有影响吗？

许骏：有。

主持人：是怎么样的一個影响？

张健民：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

主持人：是什么样的影响？

刘淼：这个具体说也说不上来，这就是潜移默化的。

主持人：是潜移默化的，你说。

许骏：最直截了当地说一个，现在歌星也好，明星也好，他们都靠炒作，本身很平常的一个人，我想炒作他，媒体不管从正面还是负面，两方面都可以，炒作一个人，即使他唱了再烂的歌，再烂的戏，就像那个十面埋伏似的，炒作的那么好，等咱们一看，我想都知道了。

主持人：你觉得这种宣传啊，报道对你们，对隐私这个观点的变化有什么关联呢，有什么变化呢？

许骏：当然是有关系了，因为是想炒作自己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隐私抖落出来。

主持人：要想炒作，就得把自己的隐私抖落出来？然后你透这些事情，你对隐私的观念怎么样？

田杨阳：我觉得炒作这不一定是真的隐私。

主持人：你觉得像9.11的事情，对于隐私的这个观点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呢？9.11这个事情，飞机撞美国世贸大楼的事情，大家对于隐私这个事情，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

许骏：就目前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主持人：联系不上是吧。

周建军：可能以后会有影响，现在还没感觉到。

主持人：大家觉得你的隐私有没有受到过严重的侵犯呀？

田杨阳：没有。

张健民：保密的比较好。

主持人：那有没有受过侵犯呢，严重就是太严重了，有没有受过，就你的隐私有没有受过侵犯呢？

田杨阳：我觉得比如说呀，我的车每年该上保险的时候，哪个保险公司都打电话，这个就属于我的隐私受到侵犯了，我的电话号码为什么泄露出去，这个不是说，好多卖车的

公司就把这个资料都给卖出去了吗，这个就侵犯我的隐私了。

许骏：现在手机一天到晚老给你发短信，什么什么奖呀，这个那个呢。

主持人：手机号码不知道怎么让人弄到的，大家还有没有，像这个手机号码呀，车牌号呀，被人家知道了，这种例子，还有什么样的例子，觉得自己的隐私被人家侵犯了？

周建军：刚才说的总的来说隐私还是比较广的，除了自身的一些隐私以外，比如我在工作中，我涉及到一些隐私，往往这些隐私，就是涉外的隐私方面，就很难保证了，除了他们刚才说的个人信息以外呀，涉外的，我跟对方有交涉的，或者是跟哪个公司有交涉的，涉及到一些隐私的，很难保住，很容易受到侵犯。

主持人：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您发现有一些信息被泄露了呢？

周建军：这个想想还是有的，想想吧。

主持人：刚才我们说有手机号码，车牌号等等，你们日常生活中隐私被侵犯的例子呀。

周建军：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从政府要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要了很多年没要来，最终要来了，要来了以后，这个东西应该是要的，对我来说这个东西至关重要的，对我个人来说，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可是这东西都是自身的隐私的东西，保密的东西，因为还跟外界接触了，所以这东西很快就传出去了。

主持人：你说什么意思，从政府要了一些东西？那个怎么会是跟你们的？

周建军：总的来说跟我的个人的安全啊，等等一些方面都有关系，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在一定的范围里边，不让他什么了，扩散了，跟我有关的信息。

主持人：其实这些都是你的担心是吧，不一定是真的看到了什么东西，觉得应该怎么样被保护，不应该被外人泄露哇什么的，好的，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呀，还有没有说你的隐私曾经被政府侵犯呀，有这样的例子吗？

朱岩：我现在遇到一个麻烦，身份证不知道被谁人家盗用了，买了一部手机，现在人家催我去交费去，好几千块钱，这个我就觉得挺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为什么。

主持人：这样子，就是你的身份证号码被盗用了。

朱岩：不知道买手机需要什么手续。

田杨阳：我觉得咱们的身份证号码都挺容易被盗用的，你想咱们平常出去办什么事呀，经常就是说你的身份证起码留个复印件，他相关的经办人员，有可能，比如不是他故意的，有可能是他们同事。比如说他们公司打扫卫生的都有可能瞥见他们桌子上放着咱们的那种复印件是吧，所以咱们现在真的是，身份证这部分资料很难保密的。

主持人：这也是一个生活中发生的，身份证号码不知道怎么被人家知道了，然后可能去

买手机，然后打电话，打很多话费，那有没有碰到过什么例子，你的隐私被政府侵犯了或者是被公司侵犯了？有这种例子吗？

许骏：政府侵犯的，现在上美国去。

主持人：举个例子呢，能说具体一点吗？

许骏：我们去美国，你要过海关的情况下，你所有的指纹，所有的东西都要给他留下。

主持人：就是现在过海关的话，指纹呀，录像啊这些东西？

许骏：这说是为了安全起见，你说按指纹，按指纹是最侵害人的人权了。

主持人：这样子，好的，别人呢？你的隐私被政府啊，被公司啊或者在公共场合下？

单长锐：有的公司打卡就按指纹，我觉得那个对个人也是挺侵害的。

主持人：在工作场合中，还有在工作中，在公司？

田杨阳：还有公司有监听电话的，监听电话会监听你各条线的电话。

主持人：这样子？

许骏：还有一些摄像头啊。

主持人：你觉得在什么情况下，大家都谈了各种各样的隐私被侵犯的一些例子呀，这样的那样的，你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妥协侵犯你的隐私呢，就是你可以接受，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的情况，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在什么情况下你的隐私是可以妥协的，可以接受的。

许骏：只有一个，就是利大于弊的情况下。

主持人：这个怎么讲呢？

许骏：就是你想获得的，不管是公司，明明知道监听你的电话，明明知道你要那什么，你就要出卖你的隐私，就像刚才说咱们那个身份证也好，干什么也好，你明明知道要把这个身份证公开，你要买这个手机，你要不拿身份证的话就不买手机。

主持人：所以说迫不得已。

许骏：你的个人资料，假如你要是去买房，或者买一些东西的话，比较重要的东西，从你的工资收入，到你的家庭住址，户籍，这些都需要，这是不是就等于把自己的隐私出卖给别人了。

主持人：那这种情况你能接受吗，别的人能接受吗？就是刚刚许先生举的这些例子？

田杨阳：那不接受怎么办。

许骏：这是一个被迫性的。

主持人：我们不管他是不是被迫性的，你能接受这种情况吗？

许骏：不想接受。

田杨阳：没办法。

主持人：不想接受没办法，不想接受也是没办法，这样子，那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接受呢？

不光是这个例子啦，在什么情况下大家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田杨阳：大家都这样，买房的时候大家全都得交这些资料，那我也只能交这些资料了。

主持人：你觉得大家都这样做你就能接受了？

田杨阳：那也只能这样了。

单长锐：你要出国办护照，办签证，你要不给人家就办不了。

主持人：那这个情况你是被迫接受的，还是本身就能接受？

单长锐：没办法吧。

主持人：刚才许先生说利大于弊的情况下？

单长锐：那你不办介绍书，你想出国吗，是不是。

0就是妨碍你做事情了是吧？

单长锐：对。

周建军：其实刚才这位女士说了，个人信息被盗的事情，这个隐私被盗了以后非常麻烦，你什么时候被盗的，你不知道，什么渠道被盗的也不知道，那么我要预防这些怎么办，那我不外露，可是不外露，现在社会上很多事情你办不通，主观上不想露，但是在社会上你没办法不露，你一要露，就有可能被人盗窃。

主持人：等于是能不把隐私露出来的，各种信息不拿出来最好了，就有可能做到是吧？

朱岩：尤其是身份证，你办好多事情都要复印件，留下复印件就是祸害，肯定会给你带来麻烦。

主持人：你觉得社会上有没有存在一群人，他们的隐私其实更容易受到侵犯呢，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隐私更容易受到侵犯呢？

任征：名人呀。

刘艺梅：公众人物。

郝雪梅：知名度高的人。

主持人：差不多，为什么这些人，他们的隐私更容易受到侵犯？

刘艺梅：关注的人多。

许骏：炒作，就因为他们的新闻有价值，你说窃取咱们的隐私有什么价值，没人看。

主持人：那我们设想一下，再往后五年的话，有多大可能你的个人隐私会受到侵犯？

许骏：以后个人隐私可能是越来越没有个人隐私了，从未来世界来说吧，可能从生下来那一天开始，你就受到监控了。

主持人：那是您的看法，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你们觉得在未来五年内，以后的五年中间，多大可能你们的隐私会受到侵犯？

周建军：我觉得是随时随地的。

刘艺梅：对，就是无确定性了，你不知道这五年当中经历什么事，什么变化。

周建军：而且现在借身份证是很害怕的一件事。

主持人：就是说未来太不确定了。

刘艺梅：不知道生活经历会有什么变化。

主持人：你们觉得呢？在未来五年中，你们觉得你们个人可能会受到哪些隐私方面的侵犯吗？

王琰：应该不会。

任征：没准。

主持人：如果没准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点侵犯，你们觉得是什么的侵犯呢？

王琰：个人信息。

朱岩：密码、身份证。

任征：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从你自身把握住的情况来说，比如喝点小酒自己都给说了。

主持人：许先生开始说可能没有隐私，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开始说人生下来可能就没有隐私了？

许骏：我说的是未来。

主持人：是超过五年的是吗？

许骏：没有，可能你不知道，现在人的DNA呀这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有，我就是说一个人的基因密码吧，你说他不是靠身份证，都是靠基因密码。

主持人：靠基因密码把这个人就全部都掌握了是吗？

许骏：对，克隆人现在都可以克隆了是吧。

主持人：那于目前相比呀，你们想想就是在以后的十年间呀，你个人隐私受侵犯的可能性或者这个威胁吧，可能会变大呢还是变小？

张健民：变大，肯定会变大的。

主持人：为什么大家这么肯定呢？

朱岩：防不胜防。

王琰：隐私的增加嘛。

主持人：因为隐私增加，还有呢？

任征：隐私越来越多，有一些容易被侵犯到。

主持人：大家为什么也说，以后隐私受到侵犯的威胁越来越大呢？

单长锐：随着科技的发展吧，肯定是有些东西想保密也保密不了了。

主持人：你们别人怎么认为，还有不同的看法吗？

周建军：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系，有些事情越做越多了，越做越大了，有些是商业需要，肯定是大了。

许骏：还有一些就是不管从你个人感觉，感情也好，还是感觉也好，现在不是有那个侦探团吗，侦探事务所，找些什么丑闻呀，我没有那个时间去，就出点钱呗，出点钱我就可以，你的隐私还保得住哇，说句不好听的话，手机现在都带摄像头了，女同学上厕所底下都给你拍下来了。

主持人：手段方法也很多了，需要也多了，然后隐私也是越来越多了啊？

许骏：所以你说这个隐私能保得住吗？

主持人：所以威胁越来越大了啊？信息吧也有变化的，你觉得现在有些信息是隐私的或者是个人的，但以后你觉得那些信息就不再是私人的，或者不再是隐私的人，你觉得哪些信息是不再私人的或者是不再隐蔽的了？

许骏：可以这么说吧，工作的信息都是。

主持人：许先生你一会儿再说，给他们一点机会，让他们，刘静你先说吧？

刘静：你说什么呀。

主持人：你没听是吗，就说呀，有一些信息呀，以后吧，大家都听着，有些信息以后就不再那么私人了，可能你现在觉得很私人，很隐秘的信息，以后你就觉得不是那么私人的了，也不算隐秘的了，大家觉得哪些信息会有这样的变化？

刘静：随着社会的发展，肯定一些商业行为你认为是隐私，但你避免不了，必须给它公开开来的这些东西，比如你的身份证，还有你的一些个人资料，必须得给他，所以你能达到一个买卖的一个那个关系吧。

主持人：所以以后的商业的信息就不那么隐蔽？什么样的信息，刘小姐，什么样的信息就不变得那么私人化了？

刘淼：我觉得就是不断发展吧，比如说现在身份证一样，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就是一个新

的东西代替了，觉得这些号码什么的就没必要了，下次用声控什么的来辨别了。

主持人：有一些被新的技术取代了，像身份证号码之类的，你们别的人认为呢，有什么补充呢，没有啊，有什么补充吗？

张健民：就是随着公共事情的发展吧，也跟公共的事情连在一起的这些东西。

主持人：能举具体的例子吗，比如说像一些什么东西，就公共相关的什么要的信息？你指的是公共是哪一块公共的信息？

张健民：这个我得想想。

主持人：好吧，想好再告诉我们。

周建军：可能个人信息方面。

主持人：比如个人隐私会慢慢公开化？如果我让你们挑一件事情的话，你们以后对你个人隐私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张健民：我的汽车到时候让人给卖了，换别的牌子，现在不是没有啦。

任征：我觉得还是跟经济挂钩。

主持人：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认为呀？

任征：有些事情可以不跟经济挂钩，我认为任何的东西跟社会上都有一个价值，到一定点上的时候我觉得啊，人应该可以说什么都没了，真的，我觉得是。

主持人：你觉得以后假如让你挑一件事情，假如对你的个人隐私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周文胜：网络。

主持人：网络是吧，为什么觉得会是网络呢？

周文胜：比如说最具体的吧，你在哪上网呢，就是说从，对方从电脑上可以查到你的地址，再说从网上，假如你购物的时候，输入你的信用卡的号码呀，密码呀都有可能泄露。

主持人：网络现在有些东西可以知道你的密码，还可以知道信用卡的号码，很多信息，其他人觉得呢，对你个人信息最大的威胁可能是在哪里，个人隐私，以后，刚才周先生说，网络是威胁比较大，还是大家觉得没有，没有也要告诉我。

田杨阳：我也觉得网络，尤其像搜索，引擎这些，可能以后搜索的这个能力越来越高了以后，可能你任何的，比如你的一些资料啊，比如留在政府的资料，咱们都离不开这一点，可能你留在政府部门的资料都能搜索到，比如说我想查你的资料，我可能输入到你的名字，你的相关的，我想知道的都有，最起码家庭住址呀，血型啊，身高啊，婚否啊，这些都可能会知道。

主持人：所以个人信息很容易泄露出去啊，刚才也提到了网络或者是高科技啊，你觉得

以后这种科技会影响人的隐私吗？

刘淼：会。

周建军：会。

田杨阳：会。

主持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刘艺梅：现在窃听的东西太多，现在窃听器都满大街卖，到处你都能看到卖窃听器的，如果对你有什么意见，安了一个窃听器窃听你的隐私不是一样吗？好多地方都有卖的。

周建军：现在公安局，你一打电话他都能听到，讲什么，对方电话号码多少，你的电话号码多少，你讲的他了解的清清楚楚的，高科技不得了。

主持人：别人还有什么补充吗？高科技影响你的个人隐私吗？

王琰：应该会的。

主持人：跟他们说的一样吗？

王琰：差不多一样。

主持人：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对电子呀，对电脑设备这些用的多不多，每天都用呢，还是一周用一次，还是根本不用什么的，不管是家中还是工作中？

周文胜：每天都用。

许骏：每天都用。

主持人：大概多长时间呢？

刘艺梅：你要是上网的话，看新闻或者是喜欢的东西可能时间就会特别长。

主持人：那平均吧，是每天八小时还是每天一小时，是哪种状态呢？

单长锐：两三个小时吧。

刘静：差不多两三个小时。

主持人：都两三个小时呀？

周文胜：一两个小时。

王琰：十几个小时。

主持人：大多数都是两三个小时，一两个小时，那你觉得大家都用电脑的话，电脑会影响你的个人隐私吗？会吗？

王琰：肯定会，你像上网注册一些东西的话，需要登记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还有手机号码，必须注册。

许骏：你的身份证必须得是真实的。

主持人：真实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是吧？你觉得还有这个，这些方面还怎么影响你的隐私呢，刚才说的这些，还有一些真实的信息等等，在用电脑的过程中，觉得哪些方面影响你的隐私呢？

单长锐：QQ号被人盗用。

主持人：QQ也被人盗用？

刘艺梅：很多了，现在普遍QQ号被人盗用。

主持人：盗用QQ有什么用呢？

单长锐：现在申请QQ有的已经要收费了。

主持人：就以前的不用收费，这样子，你觉得上网的话，会怎么样影响到自己的隐私呢，除了自己在登录的时候，那上网的话，大家都上网吧，怎么会影响自己的隐私呢？

王琰：比如人家可以用黑色软件，具体就是说他们想了解的资料，别人的聊天记录什么的，或者是别人收的信息，还有别人注册的，使用过的帐号和密码。

主持人：这样，就是现在都可以拿得到是吧？

王琰：差不多。

主持人：其他人有这种担心吗，有没有想过隐私被保护哇？这些问题呀，想过吗？还是上网就没什么威胁？怎么看的？

许骏：尽量就是避免这些，非要不可的情况下你才做这些事情，一般不会做，像上网的话谁用自己真实的姓名啊，一般都是假名是吧。

主持人：尽量用一些假名字是吧？

许骏：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原来QQ聊天的话，一般都是打字就完了，后来变成声聊，现在又视聊，假如说一个人，咱俩在这聊天的话，你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你，有可能别人也能看见咱们。

主持人：这样子，除了刚才说有时候用一些假名字是吧，用一些不真实的信息来保护自己，还有什么在网上可以保护自己的隐私呢？

王琰：防火墙，杀毒软件。

主持人：防火墙，杀毒软件？

单长锐：不断更改密码。

主持人：不断更改密码，这也是保护一些隐私的方法啊，还有什么方法吗？

周建军：信箱里少放一些保密的东西，用完就删除。

主持人：信箱，电子邮件也能泄露自己的信息是吗？

周建军：他那个什么东西呀，有的那种软件搜索你的话，很容易。

主持人：这样啊，在过去几年中间啊，其实大家也谈到了，跟每个人隐私有关的技术越来越多是吧，就很多种类了是吧，有很多方法，那中国政府在应用这些技术方面，在过去几年之内有什么变化呢？就这些跟隐私相关的，保护隐私或者侵犯隐私，这些技术是越来越多吗，大家刚才说的，各个公司使用这些技术有没有什么变化，跟几年前相比，或者是在这几年之中？

单长锐：网络化了。

许骏：我倒觉得没什么变化。

王琰：安全性提高，同时别人的攻击性也提高了，这是相对的。

主持人：安全性提高了，到时候攻击性也提高了？

王琰：对。

主持人：那是因为这些公司和政府。

王琰：就说像各种软件都在不停的升级一样，不能老停止在一个阶段，就像杀毒软件一样，各种黑客软件它也更新了。

主持人：这些软件都更加高级了，安全性然后更新也更强，这样，其他人觉得呢，公司在，这个谈的是安全性和杀毒软件的一些情况，那在涉及到隐私的保护和侵犯这方面不有很多技术嘛，我们刚才说的摄像头哇，电话呀等等，电子邮件等等，这些是相关隐私的一些技术对吧，那你觉得这些年，这几年各个公司和政府在技术应用方面有什么变化吗？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还是说没有变化，还是怎么样的。

许骏：肯定是越来越多了，侵犯隐私的越来越多。

主持人：侵犯隐私的越来越多了？

许骏：对，政府机关他会做一些东西，像在学校里边也好，他一些个最早的网络上的东西，会被窃取，窃取之后像王先生说的要设一个防火墙，肯定要更新呀，不更新的话肯定会被窃取的。

主持人：所以说现在被窃取的机会多是吧？那为什么这个越来越多了呢，是什么引起的这些？

张健民：科技发展，人的需求量也增加，肯定这方面就多了。

主持人：那政府和这些公司为什么要增加力度去加强？

王琰：保证他们的安全。

张健民：商业机密。

周建军：有的是这个确保商业机密，有的是为了窃取商业机密。

主持人：那员工，比如说我们作为公司员工的话，他为什么要侵犯我们的隐私呢？

田杨阳：那当然有他的意义了。

许骏：防止公司秘密外泄呗。

主持人：这样子。

周建军：都想知道对方，企业也是，想查什么，想干什么，下一步怎么干，政府也是，现在好多政府也是，摄像头什么，你这里也装摄像头，他就知道你们来我这想干嘛，谈什么，我们好有所准备，方方面面，防不胜防现在。

主持人：那现在大家都谈到隐私啊，好像也是防不胜防，有时候也被人家侵犯，你觉得有什么可以保护你们的隐私吗？

张健民：我们也不是专家。

主持人：我不是考大家，就是说你不知道也可以告诉我，你真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你听说过什么也可以告诉我，我就想问大家，知道的这个程度，你知不知道怎么去，或者是你知道有什么可以保护自己的隐私吗？不知道，别人呢？别人也都摇头，都告诉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法律保护吗？

许骏：法律是侵犯之后，不是之前保护。

主持人：就说它保护也是侵犯之后？

许骏：对，诉讼也好，干什么也好。

主持人：那有这样的法律吗？

许骏：当然有了。

主持人：有的是吧？

刘艺梅：这叫精神赔偿吧。

许骏：隐私权都可以了，现在法律都有。

朱岩：这样的官司很难打。

主持人：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朱岩：不好取证。

主持人：那即使有个法律。

朱岩：就像我这个事情吧，证我没处取去呀，我怎么办，我肯定要打官司，我怎么打，我没有证据，人家有证据，你的地址，姓名，人家有证据，我没有证据。

主持人：这样子，有这样的法律，但是没起到真的保护到自己的利益，那你们知不知道

政府也有关于隐私的法律，它规定政府部门如何使用个人信息呀，包括个人信息的共享呀，都有很严格的限制，这样的法律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许骏：知道。

主持人：许先生知道？

刘艺梅：应该有。

主持人：就是不知道。

刘艺梅：听人说过，但是我知道公安部有。

主持人：别的人呢，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吗？

王琰：我不知道。

许骏：就像到派出所，只要我想调查你的资料，我直接去你的派出所，一般派出所不会告诉你。

刘艺梅：对，但是他们个人知道怎么去，可以把所有人的资料全都调出来。

张健民：这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如果跟你关系不错，他照样能找到。

主持人：这样，所以在遵守责任心。

许骏：但银行可以调出你的存款什么的，但是密码不会知道。

任征：一个女的去日本吧，然后呢就取了40万好像，人家给他提出来了。

许骏：对，40万人民币，然后给他多提了是10万还是40万呀。

主持人：就说银行的人用他的密码多提了一些钱出来是吗？

任征：不是，他失误了，比如我到您这取钱，我需要提40万，您给了我50万，比如说我的帐号不够40万了，你又把我这10万划过去了。

主持人：有点就是拿别人的钱了那种啊，刚才我们几个人啊，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几个人觉得，或者有的人甚至就知道，其实有这样的法律规定，政府也不能随使用个人的信息呀，那你觉得这样的法律能起到保护你的隐私的作用吗？

张健民：谁监督。

主持人：没人监督是吧？

张健民：有这种法律谁来监督啊。

主持人：其实你怀疑它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啊？你觉得能起到作用吗？

周建军：应该能起到作用，这个怎么说呢，从两方面。

朱岩：不是那么绝对。

主持人：不是那么绝对，也有一定作用？

周建军：我们国家的法律不仅仅是饮食方面的法律，各方面法律都是这样，管用不管用啊，它肯定管用，政府也好，这个社会也好，就说怎么去规范，他们要违了法，有法律规定，谁来制裁他们？没有。

主持人：就说执法的人，没人来监督他们？

周建军：对，所以我说他们经常违法，比我们这些人违法的机会多得多，真的。

主持人：这个话题跟我们隐私说的有点远，我们先搁下来啊，还是我们刚才那个话题，限制政府随使用个人信息是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法律法规也限制公司不许随使用个人的信息，这个大家知道吗？

王琰：不知道。

田杨阳：是自己所在的公司

主持人：就是公司，肯定是公司了。

许骏：我不知道公司法里有没有这一条。

主持人：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你觉得能起到作用吗？

张健民：应该说能起到。

郝雪梅：如果他侵害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告他。

主持人：所以对公司还是有作用的，单先生是怎么看呢？

单长锐：好像公司法里没有这样的规定，

主持人：公司法里有还是没有？

单长锐：没有。

主持人：我是说公司不允许用个人的，不是公司法，是法律上，如果有这样的法律，你觉得能保护你的？

单长锐：应该能吧。

主持人：应该可以，这个跟刚刚谈的政府的观点不一样啊，刘小姐，为什么法律对公司这个法律，和政府的这个法律，这两个会不会不一样呢，大家怎么想的，为什么对公司有用，对政府就觉得？

张健民：因为法律就是由政府制定的，他们是执行机关，公司呢他们没有权力去制定。

周建军：公司违法了你还能告，政府违法了你没法告。

张健民：费劲呀，费的是自己的劲，没用。

主持人：许先生刚才提到一点，要是增加安全可以牺牲一些隐私是吧，你们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增加一些安全的话，就会牺牲一些隐私，你们觉得是这样的情况吗，还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刘淼：应该是。

郝雪梅：是。

你们别人觉得呢？

王琰：应该是。

主持人：具体说的更明确一些吗，比如说什么样的安全措施会影响到隐私？刘小姐，你们这边？

田杨阳：我想不出来，我就等着听许先生说呢。

主持人：来，其他人，因为我很想听你们其他人的意见，如果你说我平常对这些事情一点都不关心，那我也很关心，我们是中国的公民是吧，那我们中国的公民不都像许先生一样吗？

田杨阳：刚才你说的那个话题吧，我没什么太大的感觉，比如说为了更安全啊，就会牺牲我的隐私，这个我有点，说的对呢，还是不对呢，我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所以我就想听许先生怎么说。

主持人：那你是怎么看的，你同意这个观点吗？增加安全就会牺牲隐私。

田杨阳：现在我的脑子里想象不出一个实例，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说。

主持人：其他人呢？就是为了保障更安全会牺牲一些隐私呀，什么的？

刘淼：保险，上保险，它填的一系列的東西。

主持人：上保险，个人的很多细节啊？

刘淼：对。

主持人：还有哪些安全措施能够，同时就会牺牲一点隐私？

单长锐：看病。

主持人：看病你得告诉医生好多个人信息啊，还有别的吗？那总而言之这些措施呀，就是提高安全性，你们觉得这些是正常合理的吗？那么就必然牺牲一些隐私，这个是合理的吗？能接受吗？

田杨阳：应该可以，看病嘛，是合理的，因为你必须得告诉大夫你到底是怎么样啊，生活习惯啊可能导致你的病啊，这些都得说，这些都是可以说的。

主持人：那我举个例子，上飞机是不是要安检呀，这个时候为了安全你就得给他检查这个，检查那个，你觉得这种呢，是合理的吗？

张健民：合理，保证你安全。

周建军：可以是可以的，是为了他索取我们隐私的时候，对方比如索取我单位，他们要有制度保证，这才是可以的。

主持人：有制度保障，好，那未来的，现在是安全和隐私系统平衡是吧，那未来呢你们期望重点是倾向安全性，还是更倾向于隐私？

刘艺梅：安全。

田杨阳：安全。

主持人：觉得再牺牲多一点隐私也觉得安全重要，都同意这样吗？

周建军：同意。

张健民：同意。

主持人：我下面有两块话题呢，我们这边七个人，这边也是七个人，有一块话题是针对这边七个人的，有一个话题是针对这边的人，当我和这边说话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先休息一会儿，10分钟左右吧，然后吃点东西，另外一组在谈话的时候，你们吃东西，不要聊，不要影响这边的聊天的安静程度，你们也可以听，但是我就不问你们了，你们这组是在网上购物的，我先问这一组吧，我们把话题转到监视器上面，我不知道在你们生活的区域里面，监视器是怎么样使用的？

王琰：安全，一般就是电梯，还有酒店，还有公共场所，银行，需要安全的地方。

主持人：这些需要安全的地方，银行，酒店？

张健民：财务室。

主持人：财务室，还有什么地方要用到这个呢？

张健民：基本上就是这些。

主持人：他装这个干什么呢？

郝雪梅：也是为了安全呀。

张健民：总而言之就是为了安全。

主持人：那谁在那操作它们呢？

郝雪梅：专门有操作室呀。

主持人：它怎么样通过这种达到安全呢。

刘艺梅：它把各个死角都有那种，像摄像头有多少多少度的，有180度的，有360度的，都能把死角照出来。

张健民：防止被盗窃呀，防止发生什么意外呀，可以及时发现。

主持人：刘小姐有什么补充吗？

刘淼：都差不多。

主持人：那现在在英国伦敦那边呀，还有加拿大的各区呀，警察就会通过摄像头来监测公共区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公共场所，来防止犯罪，或者是辅助以后取到犯罪的证据是吧，但实际上在伦敦那个城市里就有15万个这样的监视器，15万个，就那一个城市，你对这个，安装在公共区域的监视器你们是怎么看的，刘小姐先说吧？

刘淼：我觉得这样保证安全吧，又是在那种公共场所，对自己没什么大的影响，我觉得挺好的。

主持人：你觉得挺好啊，刘小姐呢？

郝雪梅：我也觉得挺好的，我觉得那个公共场所，要是对于犯罪分子呀什么的，抓他们就更好了，但是我觉得像咱们这个国情好像不适合啊，因为咱们这个人口众多，这灯还有毁的呢，就别说那种摄像头了，都得给毁坏了。

主持人：你觉得这种摄像头就会被毁坏是吧？大家有没有觉得，好的地方有没有什么补充的了？都觉得很好吗？这样子？

郝雪梅：我觉得挺好的。

周建军：好不好，就像刚才人大那位先生说的，就是说，它的好处已经超出了我需要防范的程度，就可以接受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单纯地从隐私这方面来做呀，好像不太好接受。

主持人：为什么觉得不太好接受，它是在公共区域装的监视器？

周建军：是呀，一个城市里面，十几万个，那每个角落都有，说不准窗户底下就有一个，而且他不是说固定的，还可以拉镜头的，像拍电影，拍电视似的，这个很多方面，单位从隐私这方面来说不太好接受，像大家说的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

张健民：从安全和隐私两方面来讲，如果从安全方面来讲，可以接受，从隐私上不好接受。

主持人：从隐私上来讲，这个隐私就少一些了啊？

张健民：你像这个过街通道底下都有，派出所里都有。

主持人：你觉得像伦敦这个城市里有15万个监视器，你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有什么补充吗？

刘艺梅：我觉得要是安全大于隐私的话就可以接受。

主持人：我们现在就是说，谈的就是自己的观点，比如刘小姐你的观点，你觉得这样好还是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

刘艺梅：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安全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主持人：你们觉得在伦敦装15万个监视器，是减少犯罪的一个有效途径吗？

刘淼：应该是。

主持人：你们呢？

张健民：是。

主持人：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途径，不需要装这些监视器，有没有更好的途径，因为大家刚才都说这个会影响隐私是吧？

张健民：没有比这个更先进的东西吧？

郝雪梅：在发生危险的时候，都希望更被关注点，或者是有个人能够帮助自己一把，如果一个人受到侵害的时候，希望这点真是有两个摄像头能看到他。

主持人：如果说大家觉得摄像头是减少犯罪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啊，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途径呢？

刘艺梅：那只有自己自律了，就是自己的问题了。

主持人：那如果我们在，比如像北京啊，像其它中国大城市一些，比如上海呀，能够在城市布满了监视器，你们怎么看？

张健民：现在已经不少了。

郝雪梅：北京交通装的那种摄像头，大屏幕不断地闪烁的时候，他就看各个路段的拥堵情况，我觉得要是说，那样的话，现在北京已经开始实行了。

张健民：现在小区已经不少了。

主持人：那你们怎么看呢，如果北京也布满摄像头？

单长锐：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样安全有保障。

主持人：跟那个伦敦的看法是一样的吧，那有没有什么顾虑呢，我们作为北京人？

单长锐：我觉得自己不去干坏事怕什么呀。

主持人：不干坏事不怕，你们谁有顾虑？

周建军：这个就是环境改造人嘛。

主持人：就会约束自己啊，那你走在街上，逛公园的时候，想到这周围都有摄像头，我被警方摄像头监视着呢，你会有什么感觉？

张健民：该干什么该什么。

郝雪梅：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影响。

刘艺梅：觉得更安全了，现在社会太乱了，没问题。

张健民：地下通道经常抢劫嘛。

主持人：所以你一方面没有太多顾虑，有个东西监视我无所谓，挺安全的，男的有这种感觉吗，女的这样认为，你们也这么认为？

单长锐：因为抢劫不光抢劫女的呀。

主持人：好的，那你们这边的问题都问完了，我现在问他们这边的，你们的问题不一样啊，我想问你们有多少人参加过顾客周行计划，航空旅行累积呀，或者是商场购物积分呀，这些计划有多少人参加过，大部分人都参加了，你们觉得他们搞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什么呢？不管商家还是航空公司，还是什么，我们顾客搞一些什么卡，让你积分呀，让你，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任征：获取顾客信息。

朱岩：促销吧。

田杨阳：吸引你再次消费。

主持人：那大家为什么要参加呢，参加的目的是什么？

许骏：本身对我有利。

主持人：具体方面是什么？

许骏：比方我积多少分的情况下，可以给我优惠呀，我在大超市买东西的情况下，虽然是很少的一点点钱吧。

主持人：还会有一些利益反馈是吧，你们呢？为什么也入会呢，或者是参加这种？

刘静：你要是不那个，不那么实惠吧，有一定的优惠。

主持人：实惠，啊。

周文胜：就是很自然的，因为就比如我本身就很中意这个线路或者这个航空公司，我办一个卡，我总是坐它的航班，我还有一些实惠。

主持人：本身就经常坐这个航班，还有一些优惠，那刚刚王先生就说，其实办这些卡的话，不管是商家还是航空公司都会涉及到你的个人信息，他们都涉及到哪些信息呢？

任征：个人的资料呗。

许骏：联系方式，电话。

朱岩：住址，单位。

主持人：他们拿这些信息干什么呢？

田杨阳：客户统计，客房资料统计。

主持人：那他要干什么呢？

田杨阳：有可能一看它，比如说他会分析他的那些客户，大概主要的客户群在一个什么档次，比如说在一个什么消费档次，坐飞机的一般是在哪种行业工作的人比较多，还有收入档次，根据这个可能相应的提升他的服务标准，服务档次，包括他，比如商场啊，转换一下商品的结构。

主持人：就改善经营。

田杨阳：改善一下他的服务，然后增加他的利润吧。

主持人：改善他的经营，别的还有什么不同吗，或者是拿这些信息干什么吗？

许骏：最简单的个人信息就是，还可以揽住一些客户吧，不管是从超市也好，商场也好，它可以揽住一些客户，要是两家超市，两家店，要是积分的情况下，可能我买的越多，反馈我的东西。

主持人：那他们能不能把这些个人信息卖给其它公司呢？

许骏：我的公司倒闭情况下，可能需要一些个，要跟别的公司合作的情况下。

主持人：有的就会把这些信息卖给别的公司？

许骏：对。

主持人：你说他们倒闭是吧？

许骏：对，就是经营不善的情况下，要跟别人合伙。

主持人：经常不善或者是倒闭的时候，为什么要把这些信息卖给别人呢？

王琰：资源共享，获得更多的利益。

主持人：资源共享，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信息卖给别的公司，会经过你们的同意吗？

许骏：这个不会的。

主持人：可能你们有人知道，可能有的人不知道，顾客参加了一个累积积分呀，每次他们在刷卡的时候，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在商场里买东西，这个商家呢，其实就跟踪了顾客买各个项目的记录是吧，把你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这些公司还把你购买信息的行为呢卖给其它的公司，你对这样一个，就是可以跟踪自己购买记录的？

许骏：觉得这个无所谓。

主持人：其他人觉得怎么样，他可以记录你购买所有的记录，你们怎么看？

王琰：无所谓。

朱岩：无所谓，再说这个挺好的，比如你买一个大件的东西，我回家以后，我不喜欢了，我想去退，他那有记录，就可以退。

主持人：有的人觉得无所谓，有的人觉得还挺好的，你们觉得有负面的影响吗？

刘静：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主持人：那他们如果把这些信息转给其他公司，这个你们怎么看呢？购买的什么什么，或者是每次做什么，把相关的信息转到别的公司？

朱岩：不侵犯个人利益就行了。

主持人：你们怎么看？

任征：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似的，因为这个属于是，比如说我与您之间的关系吧，但是您把我的东西卖给别人了。

主持人：我知道，你在我的商场卖了什么东西，买了多少件，我把这个信息转给别人了？

任征：对，你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了，我觉得这个不太对。

主持人：为什么觉得不太对呢？

任征：很简单，比如说这个杨阳说的，他买完车了，买完车上保险，平安保险公司呀、太平洋保险公司呀，全都给你打电话，那肯定是这个信息。

田杨阳：我明白他说的信息，比如说你是商场，我是买家，我在你这办了一个积分卡呀，那这个积分卡都是双方自愿的，那这个时候呢，你把我的资料又卖给别的公司，我不愿意你把这个，就之前你没有通知我，我不同意你把这个资料卖了，你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已经给卖了，这一点我也是觉得不太合适，比较被动。

主持人：那这就是说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把你的信息卖出去了，你觉得哪些信息被监测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购买那些东西对吧，觉得哪些信息可以监测的，什么样的信息大家可以监测的？

田杨阳：我不希望你监测我购买的东西，如果说有一条法律或者说大家都认可的东西，比如说他监测你算一个补偿的费用吧，我可能，合适的话或者我觉得比较合适的话，我可能会同意，要是我觉得不合适的话，我就不会同意让你监测到我买的东西，比如说我这次去商场买了几包卫生巾，我不愿意让你监测到，我觉得这就是我隐私的问题。

主持人：你是不希望你的购买信息让大家都知道？

田杨阳：对。

主持人：大家你们几个有没有在网上买过东西？

周文胜：买过。

主持人：为什么要在网上买东西呢？

王琰：懒得动了。

田杨阳：网上有些东西比较便宜，书就有些便宜。

许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愿意在附近转悠，我在网上买，直接就给我送过来了。

主持人：那第一次在网上购物是什么促使的呢？

王琰：网上的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要是买个电脑配件什么的，我不可能去中关村挨个的到处转去，都是在他那，当时去也不一定了解它的性能什么的，它那上面介绍特清楚，只要选好那种之后，打电话，然后交费。

主持人：你们觉得在网上购物安全吗？

许骏：还行。

主持人：为什么觉得安全呢？

许骏：因为它不是转帐形式，货到付款嘛。

主持人：但是你得给他各种各样的写一些信息吧？

王琰：家庭住址，像那种，比如像买那种小饰品什么的，比方说戒指、项链、银饰品什么的，就是先转帐那种，款到再付货，那种的我觉得不太。

主持人：你们在网上购物用哪种方式，都是货到付款？

田杨阳：对。

许骏：货到付款。

主持人：都是货到付款，没有转帐方的？

周文胜：有转帐。

主持人：那转帐你们觉得安全吗？

周文胜：转到第三方去，就是由那个，比如说哪个网站，它开的商场吧，我先把卡打到商场去，我收到货以后，确认了，他再把钱付给卖货的，这样的相对就安全一些。

主持人：你呢？

王琰：也差不多这样。

主持人：你们对网站呀，特别是电子商场买东西，电子商务的这种网站上，都有一些隐私保护条款啊，大家对那个怎么看啊，你们怎么看那些隐私保护条款？知道有吗，有没有哇？

刘静：没注意过。

主持人：田杨阳呢？

田杨阳：它就是那种得先注册，注册的时候就有一个什么协议啊，就是说分同意和不同意，如果不同意你就出去吧，还有一个就是你购物，一购物成功发送的时候吧，好像也有一个什么条款，我忘了，因为这种就是说你要是不同意，你就出去，有时候按的时候

不过脑子，就是同意，同意。

主持人：大家全像田小姐这样，有东西出来也不看呢？仔细看过吗？

朱岩：我都没仔细看过。

主持人：有人看过吗，都没仔细看过，那你们要是不看的话，隐私怎么得到保护呢？这些信息？

周文胜：在我们看来肯定不算隐私。

田杨阳：好像那种购物网站可以不留真实的名字，包括说你货到付款的时候，送货单呀，在网上输入的那些资料也可以不写你的名，写个公司地址，都可以。

主持人：你们不同的电子商务的网站，信誉是一样的吗？

许骏：就这几个大网站，应该是差不多的。

主持人：差不多是吧，好，我们下面有一个简单的表格想请大家填一下，大家不都有笔嘛，传一下，很简单的，这个题目就是，有隐私专家，把隐私分为四种，一种是身体上的隐私，我把这个题目读一下，不着急啊，第一是身体上的隐私，第二是沟通方面的隐私，信息方面的隐私和领域的隐私，那身体上的隐私就是说身体上的隐私是说在你不知情或者是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查看或者被监控，第二个是沟通方面的隐私，比如说在你不知情或者是没有得到您允许的情况下监听您的谈话内容，或者是看您的电子邮件。信息方面的隐私是控制对您有关的信息，领域的隐私是说在家中不被打扰哇，有自己独处的时间，远离其他人等等，这四个方面呢，我第一道题是说从确保您四个方面的隐私来说，哪个方面隐私的保护是最重要的，您就写一，第二重要的您就写二，第四是最不重要，这是第一道题，哪方面的隐私对您来说是最重要，第二重要的是什么，第三重要的是什么，你写姓吧，性别和日期，那第二道题，就是说同样是这四种隐私，哪一种隐私是容易受到威胁，那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就写上一，第二容易受到威胁的就写上二。第二题就是想说哪方面的隐私更容易受到威胁，或者是受到侵害，最容易的写一，写完的就把日期什么的，你们帮我收一下吧，收完了再给我，日期写一下，今天是26，都填完了吗，都交给我，在座谈会结束之前，我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因为一直都是我在问大家？

张健民：这个是谁调查的。

主持人：这是加拿大的一个大学，他们做的一个研究，不做任何公布哇，不会把大家的姓名和内容结合在一起，那中国的消费者，老百姓，就北京人怎么看隐私的问题的，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只是内容概括，还有什么想法和问题？

许骏：想法只有一个，就说既然做这种调查，给政府机关也好，不给政府机关也好，希望拥有他人隐私的，不管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单位，最好遵守一个职业道德。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做的越来越好了，你像以前，可能二三十年前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啊，现在慢慢有这个概念了，重视这个隐私的概念了，总体方向还是挺好的，还是往好的方面走的。

许骏：觉得在国外的话，拥有这个隐私权的事业单位也好，国家或者政府机关也好，他们对每个员工都是有职业道德的，不会轻易去查看，因为本身他的法律比较健全。

主持人：你觉得中国跟他们还是有一定差距啊？

许骏：差距太大了，再过100年差不多了。

主持人：不用那么悲观吧。

张健民：我看那个参考消息说吧，日本从法律的建立到完善走这一个过程起码得八十多年。

周建军：当时实施不下去，后来他出来了一个说明，出来了以后实施的就很顺利，转换的也很快，现在全世界来说比较严重的地区。

许骏：就是作为失业的国家政府机关来说，最严重的前几十个国家，但是中国好像排在七十几位，不过七十几也是应该不错的，最严重的应该是芬兰。

主持人：好，今天的座谈会就结束了。